

樵志紀行 · 卷一

黃樵志

目次

客夢鄉愁 · 東大阪住宅區紀行

5

最好的頃刻，最冷漠 · 法然院紀行

9

只有我們知道的地方 · 三尾紀行

17

不打擾的溫柔 · 京都茶寮紀行

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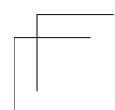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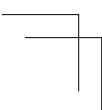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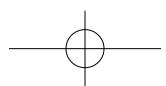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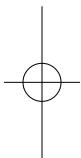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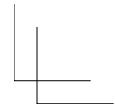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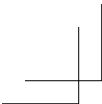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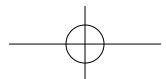
無限嚮往的自由 · 下鴨紀行

旅人失格 · 鎌倉紀行

47

37

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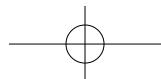


客夢鄉愁・東大阪住宅區紀行

當我回憶二〇一四年秋天的關西之旅，腦海裡混沌的蒙太奇中最清晰的畫面，是探訪司馬遼太郎紀念館那天。紀念館本身好極了，但那層次的記憶脫不了到此一遊的虛榮；真正繫繞不去、每每在不知所謂的時刻突然鮮明起來的，卻是漫步來回車站與紀念館間所經過的住宅區。



東大阪，2014



爬樹的孩子的臉被樹葉遮掩，及至露出臉來卻是一副好奇膽怯的表情，

是我們這兩個陌生人驚擾了他們。我看著那樣的表情，心底滲出些許羞愧，好像真的做了什麼壞事似的，急忙將原本扣在相機快門上的食指收進口袋。

路旁是平板整齊的集合住宅，行人寥寥，間或有一兩架腳踏車緩徐越過。我們兩個台北孩子成長於住商混合的環境，這種名符其實的住宅區竟顯得頗為新鮮；幽靜偏僻，令怕吵的我心生嚮往。我看著那片扁平無特色的房子，萌生出定居的奇想。

「不如就住在這裡吧，」我說。

「這裡的房子都一樣，會找不到家，」她嫌棄地說。

「如果是家，就不會一樣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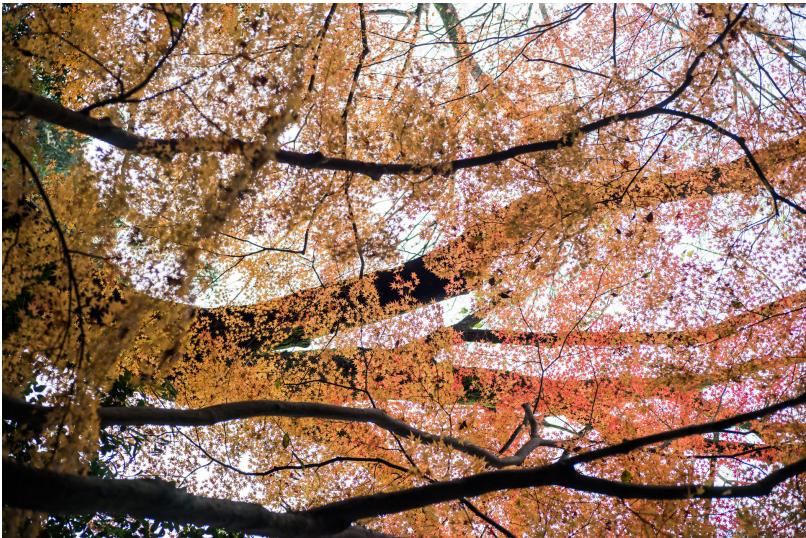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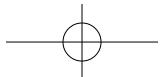
黃昏時分的天光在霾中發散為典雅的金黃，我們累得腳都快抬不起來了，不得不掏出剛剛在巷內雜貨店買的巧克力補充熱量。這款巧克力號稱會呼吸，卻很不合口味；兩人依偎著，步履蹣跚。

回首從一地到另一地的旅行，往往難以定義一趟旅程從何時之前算是首途，何時開始算是歸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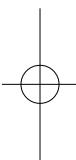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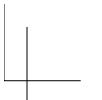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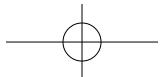
但當時的我想，就在此刻，兩個旅人正踏上回家的路。

最好的頃刻，最冷漠：法然院紀行

二〇一五年十二月，聖嬰在溫室裡鬧得全球的寒意都隱忍不動。我們一行人原本預期要在楓葉季節過後，踏上古城京都喧囂方盡的石板路，浸染蕭索。帶著那樣的心情編排了行程，如今卻不由得被挑起一絲期待——也許楓還紅著。



法然院，20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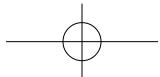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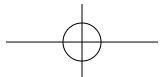
日本人把看紅葉的最佳時刻稱作「見頃」（みごろ）。我的日文程度不足以了解語源，只是一廂情願地著迷於這「頃」字。以南國人的常理推論，總預期所謂賞楓，就是賞楓紅；既然是用眼睛看，那看的當然是顏色了。要我來形容這個時刻，恐怕也不外「楓葉紅了」與「紅葉正盛」這類直截的敘述，然後厭惡起自己的庸俗。

日本人卻不這麼說，他們說「見頃」，賞的是時間，是頃刻。

走上哲學之道的碎石小路時，楓葉情報顯示已開始落葉，早上一陣大雨更索性打落了虛妄的期待。地上殘紅滿布，我們在枯枝下頂著細雨穿行。由北往南，先至銀閣寺，看紅葉青苔斑駁。出了寺門，繼續往南走，我們驚喜地發現一路上竟還有許多倖存的楓。

比起紅色的楓，黃綠相間的時刻其實更常見。這種由大自然打造的黃綠漸層，即便我極為厭惡電腦漸層特效，也能夠真心喜愛。這麼說也許有點酸葡萄心態。身為行程緊湊的觀光客，我們畢竟沒有蹲點等待的奢侈，也沒見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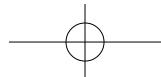
過整片都紅透了的楓林；儘管我估計那景象即使對當地人而言，也肯定十分難得。

當然也不是毫無所獲。我們偶爾也遇見幾抹艷紅，在一片淡雅的色調中顯得特別眩目。只不過，走近一看卻沒有想像中來得美，在天氣潮濕的時刻，那紅色甚至濃濁得像被弄髒的血，幾乎要溢出腐敗的腥味。

「那確實是血吧，在將死的前夕流淌。」我不由得思想，「難道大家苦奔忙，竟是為了看死亡的瞬間？」

這股失落，讓我想起三島由紀夫的小說《金閣寺》。故事中，主人翁溝口在父親的帶領下，初次見到心目中美的心靈——金閣——時，卻大失所望：

「我變換著各種角度或側頭眺望。它已經引不起我任何的感動。它只不過是一幢古老的黑乎乎的三層小建築物。頂尖上的鳳凰，也像隻烏鵲似的。



豈止不美，甚至給人一種不調和、不穩定的感覺。我尋思：所謂美，難道竟是這樣不美的東西嗎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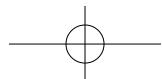
我想著溝口，不覺來到了法然院前。

法然院山門前的碑文¹醒目，一般俗人見之很難不自省一番。我同樣也在碑前駐足，心裡卻懷疑如今還有多少遊客會把此碑當一回事；我想像觀光客在碑前裝演表情自拍的模樣，完事後硬挺著自拍棒過山門的瞬間，可能已經不記得碑上寫了什麼。對某些人來說，與其考慮碑文，法然院免費入場的優惠可能更動人一些。

我搖搖頭，轉過身來，考慮自己有沒有入門的資格，迎面卻撞上了一片金黃的楓林。

我一時愣怔了。

突然一陣風起，成群身披金色披風的小人從樹梢躍下，在樹影間躊躇亂



舞，簌簌地吵吵鬧鬧。有的在半空中繚繞，有的頓地之後又立刻躍起；調皮的那些，就專找遊人的頭上背上攀附。其中一個晃眼間來到我的面前，也不說聲借過，就往我頰邊飛掠。我驚異於那冷漠的美，忘了舉起相機拍下那瞬間，等到回過神來，小人們已經離去，才胡亂按了兩下快門。

「喀噠！」機械聲響特別刺耳。臉頰兀自辣辣地痛，周遭一片死寂。

我悵然許久，才繼續觀光，直到準備離開法然院時，又趕來一陣風。這次，我深深吸了一口氣，索性放下了相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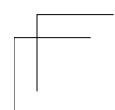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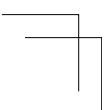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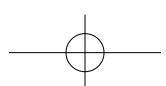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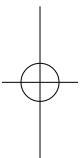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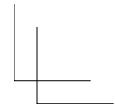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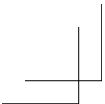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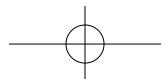
§

溝口離開金閣寺之後，拋開了對於金閣的幻想，轉而擁抱金閣的實體。金閣不再是他在其他風景中尋找的美的典型，終於以身為金閣而美。溝口寫

信給自己的父親：

「你說人世間最美的東西是金閣，這是真實的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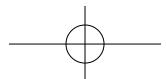
溝口的父親收到信不久即病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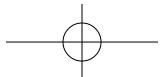
只有我們知道的地方：三尾紀行

說到京都的植物，你會想到什麼呢？

答案多半是春天的櫻和秋天的楓，所謂的「旅遊旺季」甚至就以這兩種植物分別造就。櫻花與楓葉當然都是極好的，那背後代表的是最美好的頃刻，是在最燦爛的瞬間轉而凋零的極致之美。



高雄山高山寺，201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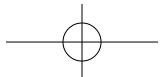


然而，京都還有一種植物，在我心中生了樸實的根；靜靜地，以其象徵意義餵養我在俗世紛擾間，還能保有方寸寧靜。

當時我們前往京都市右京區的三尾（さんび）賞楓；所謂三尾，乃高雄山、槇尾山、梅尾山三地的合稱，是旅遊書會介紹的紅葉名勝。由於去的時節尚早（十一月初），楓葉情報顯示葉子還是綠的，可能沒有楓紅可看。然而初次到京都，我們的遊興並未稍減；加上三尾地處郊外，牽引著我逃離都市生活的期待。

「所謂旅行，不正是一種遁逃嗎？」我這麼想。

從京都車站搭上巴士，我一面敬佩司機的駕駛技術與耐心，一面看著窗外的景色轉變。在京都，巴士司機每一站都會停下、開門、熄火，等待乘客上車就坐，再招呼一聲緩緩關門、啟動。我一向不怎麼有耐心，平時可能不會選擇這麼緩慢的移動方式（如果有得選的話）；但比起在台灣的經驗，我寧願這麼慢，也不希望看到公車在市區狂飆、把乘客甩來甩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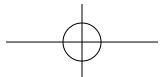


當然，誰都會有不耐煩的時候，也會有趕時間的緊張時分，那時可能會覺得司機慢條斯理的步調好像在跟自己作對；可是我們究竟願意犧牲多少搭乘品質來換取效率？實際上又能換得多少？我想我的心裡已經有了答案。

三尾果然如情報顯示，只有零星的楓紅。我們從高雄山的神護寺開始往北走，但在那之前，必須先挑戰四百長階，才能抵達神護寺山門。我平時雖然爬慣階梯，抵達時還是有些喘；不料氣喘未歇，眼前又是一段長石階，上方才是金堂，只好再努力悶頭向上攀爬一陣。在階梯頂端，一株艷紅的楓樹招搖地迎接我們，在樹下回頭俯瞰來時路，可見五大堂和毘沙門堂的黑屋頂，都是十七世紀的建築。黑瓦襯著紅葉，配色好極了。

走完了佔地廣大的神護寺，我們轉向西明寺前進。在西明寺精巧的寺門前，我們猶豫著是否要入寺參觀，最後終於因為遠道而來，捨不得不付愛山費進去，結果不但沒看見紅葉，寺內的茶室也還沒開始營業。

其實，到京都旅行必須學習「捨」，實在不必過度擔心會錯過絕世美



景。

寺院座座皆美，但再美的景致看多了也會疲勞。少進一座寺院不會讓你失去什麼，而最好的體會往往在不經意之間的巧遇。

但那時，我還沒有如此領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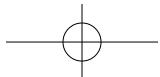
「究竟是來錯了時節嗎？……」我們惆悵著繼續旅途，直到走進高山寺的山門時，依然有些消沉。位於梅尾的高山寺是三尾之旅的最後一站。

行前，我們對高山寺一無所知，旅遊書上只印了一張小小的、綠油油的照片。因此，當我們深入寺中，突然被大片杉林包圍時，我心底的驚訝與敬畏之情隨著參天大樹被高高地拔了出來。

「原來大樹也可以長得這麼筆直嗎？」我不禁讚嘆。

千重子也曾感慨：「杉樹都長得亭亭玉立，美極了。要是人們的心也都這樣，該多好啊。」

「像千重子一樣嗎？」我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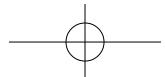
「不，我的心是彎彎曲曲的……」

千重子與我們不屬於同一個時空，卻有同樣的感動。

我們信步沿著參道行走。高大的杉樹遮掩日照，即使時間未近黃昏，寺內依然透露出幾點金黃。肅穆的冷冽中，屬於生的歡愉若隱若現，我們不覺蹦跳起來，隱約而輕聲地嬉鬧著。

單純的環境引發單純的思想：時間就此停止吧！

我們終於在金堂前的石階坐下，走了大半天的疲勞感此時竟完全感受不到。即使爬到了高處，杉樹依然以若有似無的視線俯瞰我們，我們卻沒有受壓迫的緊張情緒；畢竟，無所謂，面對大自然的冷漠，我們已習慣交出自己。彷彿唯有向大自然投降，才能得到寧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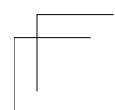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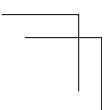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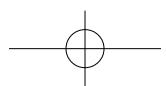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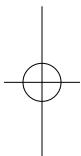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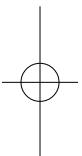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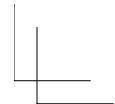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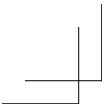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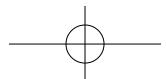
§

回到台北之後，我們曾試著找回那寧靜，但怎麼也沒辦法。

我也會疑惑，究竟缺了什麼呢？也許是壯麗的杉林，也許是隱約透出的陽光，也許是長長的石階，又也許是遁逃的衝動？哎呀，似乎所有的元素都缺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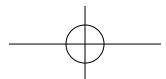
唯一剩下的，是我、是你，以及我們共同擁有的心的影子。偶爾，在不經意的言談間，聊聊那次在杉林間的感受。

那是高山寺，也不是高山寺。而是寧靜之鄉。
那是只有我們知道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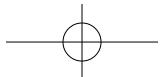


不打擾的溫柔：京都茶寮紀行

那天，我們剛結束在糺の森的野餐，就下起了大雨。雨來得太急，打亂了原定慢慢散步的行程；匆忙之中，我們決定騎車到附近的茶寮休息，吃甜點、等雨停。



茶寮宝泉的抹茶，2015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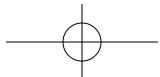
茶寮寶泉是不是知名老店，有沒有軼聞奇傳，我一無所知。我會將它標註在行程地圖上，一來是因為店址離下鴨神社不遠，二來是它在餐廳評分網站食べログ上的評價很高，僅此而已。

茶寮寶泉出乎意料地雅緻。

在玄關脫了鞋，再由服務員領我們進入和室就座。途中，我們穿廊入室，先是過了簾子，繞過兩面隔扇，再碎步行經走廊——左手邊透過隔扇隱約可見寬敞的和室，右手邊隔著玻璃拉窗就是綠意盎然的庭園——進和室，出和室，再進和室，然後才抵達一小長桌，在坐墊上入座。

這一路好似經過了層層關卡，但仔細回想，其實整體空間並不大，只是巧妙地利用了隔間，才顯得迂迴而深邃。我們的座位離走廊很近，走廊之外，就是庭園。庭園的水準如何我無能判斷，但對於環境整體的配置，我深感佩服。

服務員用勉強的英文介紹了餐點。我們用勉強的日文點好了餐。我們都



知道日本的服務員通常十分禮貌，但有些服務員除了禮貌，還流露出一種自信。在我看來，那來自於對自己所做的事真心地投入，久而相信自己的服務是可以被信賴的。這樣的態度，漸漸在我心裡成為服務人員的榜樣。

也許因為不是假日，外頭又下著雨，當天的客人不多。一組組人似乎都明確地感覺到靜謐，也共同珍惜著那氣氛，勉力壓低說話的聲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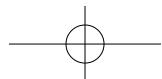
我們享用甜點，更享受那靜謐，在細雨中品著不曾領會過的悠閒，直到一穿著和服的少女被領入座。

她獨自一人，說的是日語，很快就點好了餐。我推測，她大概是本地人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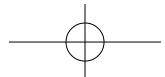
你可以想像，在那樣傳統的環境之中，突然走進一身著傳統服飾的女子，簡直像是穿越了時空。但不是，那雖是傳統，卻不古老。你並不覺得那是裝腔作勢的表演（她不是還在滑手機嗎？）那裡沒有時間上的斷裂；那就是現實的京都。我們頓時有些不安。

同行的友人見到此景，也不自禁地興奮起來。他肯定也在當下感覺到了什麼，對著我比了比相機，下巴一抬，示意我把那如夢的現場捕捉下來。

我搖搖頭，拒絕他的提議，同時也勸他不要拍。也許他會覺得奇怪，因為我此時的拒絕與我平時的拍照習慣很有衝突。我愛好紀實攝影，也熱衷街頭攝影，我並不忌諱對著陌生人拍照。



茶寮宝泉，2015



然而，在那個現場，我卻明確有「不應該拍」的認知。我有兩個理由。

首先，對方是來消費的客人。她選擇來這個擁有美好庭園的茶寮消費，購買的除了茶點之外，也包含服務、時間與空間。因此，若是我提起相機對著她拍，首先快門聲就會先破壞了靜謐的氣氛，同時也侵犯了她購買整體體驗的權利。

再者，我不願意打擾京都。

二次大戰期間，京都曾經名列原子彈投彈的目標名單。不僅名列其中，京都其實位居榜首。幸也不幸，當時的美國戰爭部長亨利·史汀生（Henry Stimson）力排眾議，以其「文化意義」為由，硬是將京都移出名單，並以長崎替代。京都幸甚，長崎大不幸。有些歷史學家認為，史汀生這麼做其實有更私人的理由：他與妻子的蜜月地點就在京都，對日本文化不乏好感。

你可以說這是京都的魔力，但我更欣賞的是史汀生部長的眼光。波蘭詩人辛波絲卡有詩描述一位鑑賞家，節錄如下：

“Kyoto is a city
whose beauty moves you to tears.

I mean the real tears

of a certain gentleman,

a connoisseur, lover of antiquities,

who at a key moment

from behind a green table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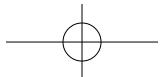
exclaimed that after all

there are so many inferior cities

and burst out sobbing

in his seat.”

——— < Written in a Hotel > , Wisława Szymborska, Stanisław Barańczak, Clare Cavanagh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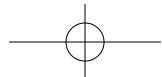


痛哭流涕的鑑賞家與力排眾議的部長的身影重疊在一起。他們對京都的疼愛建立在清醒的認知上，知道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京都，其他的地方都不會如同京都一般美好。而我們這些旅客，也正是因為領略到京都那獨一無二的美，才願意一次次前往造訪吧。

京都固然特殊，但這種對於美好事物的疼惜之情，其實是身為旅客的基本責任。我們都知道不要亂丟垃圾，不該在古蹟上刻字。我們都知道「除了相片，什麼都不帶走；除了足跡，什麼都不留下」。但也許，我們可以開始更進一層次，思考究竟自己身處那個環境時，會造成什麼影響。

「我會不會想要這個環境中有我？我會不會想待在有我存在的地方？」

這樣的思考一旦進入腦中，我們自然而然會壓低說話的音量、把自拍棒收起來、拍照時會注意是否擋到了人、拍完照不會急著低頭看螢幕、手機的滴滴聲關掉轉為靜音、不再擺出觀光客才會有的拍照姿勢。因為你也覺得，



當把眼界放寬、綜覽整個地景的時候，有人做出那樣的舉動真的很奇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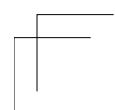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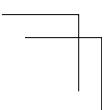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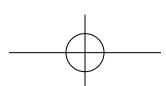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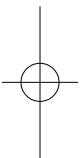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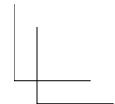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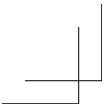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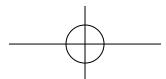
於是，你也就不再忙於做奇怪的事，反而能騰出一些心力來。這些心力也許能用來關心當地的文化，探問自己究竟被什麼所吸引。或許用來找尋旅行的意義。或許與旅伴分享心情。或許在最幸運的時候，享受突如其來的、安靜而美好的瞬間。

「今天所有事物之所以存在，都是為了要成為一張照片。」蘇珊·桑塔格 (Susan Sontag) 在一九七七年的名著《論攝影》中，帶著諷刺的口吻這麼寫。近五十年後，臺灣流行一個說法：「沒圖沒真相。」

京都以其獨一無二的傳統美，詰問你身為遊客的價值。而在茶寮中遇見和服少女的我們，也可以不必在乎有沒有辦法複製「真相」，或試圖證明曾經見證過什麼。因為那樣的美好，你非得親身經歷才有辦法領會。甚至，即使美好就在眼前，你若沒有心去領會，那美也不會對你有任何意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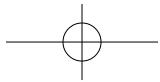
在京都，一切靜好。

不打擾，是我們所能給予她最起碼的溫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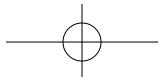


無限嚮往的自由：下鴨紀行

下鴨（しもがも），故稱下賀茂。鴨川與高野川合流之處以北的三角地帶，京都市左京區的兩河流域。正如美索不達米亞是古文明的發源地，下鴨地區也有古老的歷史；這是京都最古老神社的所在地，據說文獻記錄可追溯至西元前九十年，也是女性守護神的供奉處。古老的東西總散發神秘的氣息，而最增這份神秘性的，正是一片佔地^{12.4}公頃的原始森林——糺の森（ただすのもり）。



高野川，201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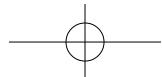


如果要為宜居的城市列出條件，你會以什麼為優先？治安很重要，公共建設也得便利才好，餐廳選擇最好多樣，物價不宜太高。是的，這些都很重要。但如果問我，我理想中的宜居城市必須滿足兩個條件：一要有河、二要有森林。

這與我生長在臺北有關。臺北有淡水河與基隆河，也有陽明山；我沒事就愛往河邊或山上跑。不為什麼，也不做什麼，就那麼信步走走。偶爾找個乾淨處坐下，看樹、看水、看隨身帶著的書，像個視覺的草食性動物。這是我的理想生活。

可是，河道多被堤防隔絕在外，而堤防外隨時都感覺高速車輛就在不遠處行駛。陽明山我也喜歡，可惜那與其說是城市中的森林，更像是「後山」。交通往來不得不花一些時間，也不是能夠信步抵達的地方。臺北確實有河，也有森林，但兩者都有缺憾。

所以當我初到下鴨時，真是羨慕得不得了。



我們從出町柳站下車，站旁就能下到河岸，正好是兩條河合流之處。沿著高野川慢慢往神社方向走，一徑是碎石子路與踏平的泥土地，路旁間或有

像是嵌在草地中的石椅，供人稍息或閒置。仰頭可見成排的大樹，樹上烏鵲與鷹各佔枝頭；低頭就是河水，河中鴨子晃盪，偶爾將頭浸入水中捕食，翹起幾個毛屁股。

我們都愛看鳥，心裡的小孩把門打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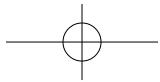
「簡直是鴨川劇場嘛！太精采了，」我們興奮得不能自己。

繼續往北走，理論上大約八分鐘就可到達森林口。說是理論上，因為一路上不時得停下來看看水鳥；若遇一陣特別清新的風，不由得佇足享受，或乾脆在水岸坐個三五分鐘。這麼一來，八分鐘的路，走了半小時也是可能的。時間管理專家肯定會瞪著我大搖其頭了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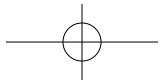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多出來的路程每一刻都跟美夢一樣，偷懶如我忍不住賴床不醒。

妙的是，美夢還有美夢的延續。水流過的土地可以滋養森林。象徵意義與實際情形巧妙地契合。鴨子飛出水面變成樹梢的烏鵲。

§



糺の森，2014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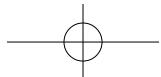
糺の森適合走路。糺の森不方便走路。

適合走路的原因說不明白，估計是跟水的鱗、鳥的舞、落葉之聲、陽光的碎片與天空的參差有關。不適合走路的原因則十分具體：糺の森的道路幾乎都是碎石子路，腳底總會被意外的小石子刺痛，落葉滿地，泥巴遇雨會弄髒鞋子。

要克服這種不適有種簡單的解法——鋪水泥、貼地磚。

你可能會倒吸一口氣，覺得荒謬。其實我也覺得荒謬，但這種做法其實並不少見，而這麼做的理由都是給人方便。有人為了跳舞，鋪上平坦的水泥；水泥堅硬易摔傷，最好再加上PU地墊；有時為了快速排水，加上光滑的地磚；這麼一來為了防滑，只好再黏上一些止滑條；當然許多人就是怕泥濘（髒）。

把泥土當作髒東西，非得用水泥填上、鋪了地磚才敢行走，現代都市若要建立在這種潔癖上，我覺得不免有殺雞取卵之嫌。畢竟所謂森林或公園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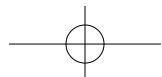
所代表的意義不正是在現代都市中留存一片野蠻嗎？

「文明，是不是一定得以森林作為獻祭？」我們一面想，一面拿出樹形（ますがた）市場買來的壽司和飲料，在長椅上野餐。

從務實的角度來看，我們確實可以反問樹有什麼用？森林有什麼用？

如果人類不主動加工，森林本身也許真的沒什麼用，它就只是長在一起的一堆植物而已。森林沒有打算要對人類有用，它就只是存在而已。因此我們依靠著河流建立居所，隨手剷除森林，並稱之為文明。對於拓荒時期的人類來說，為了生存，無可厚非。

然而，隨著現代化的進程，人類從追求「有用」與「好用」，到受夠了只能追求有用和好用，森林這種沒用的東西的價值竟然轉而升高了。正如水泥的好處很多，否則也不會成為當今世界上使用最為廣泛的材料。但好的東西也有過度使用的時候，大概比不好的東西更容易過度使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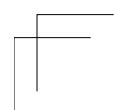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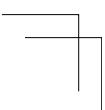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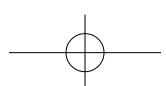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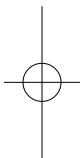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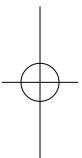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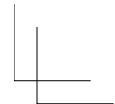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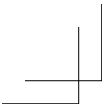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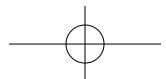
人從混沌中打造秩序，並在秩序的框架中重新渴望混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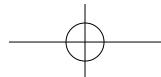
不，這種新的混沌與拓荒時期的混沌不是一回事。而是一種權力、一種選擇，讓人類知道混沌還在那裡。我們還有地方可以逃，還不至於把自己逼瘋。

在糺の森中，你容易感到自由。森林總以一貫的態度，平等地對待眾生；你不用特意去討好森林，森林也不會理你。而它又那麼近，近得讓象徵意義與實際情形巧妙地契合。從鋼筋牢籠逃出的困獸，享受到短暫的自由。

城市邊緣的森林，就是現代人最能接近自由的地方。脫掉鞋子，跳進水坑。

我無限嚮往那樣的自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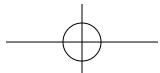




旅人失格：鎌倉紀行

鎌倉如同一口深井，看不見底。從外張望，就是個普通的小鎮，看不出哪裡特別。只有帶著手電筒一寸一寸潛入，才會在這處掘出歷史的遺骸，在那處聞到文學的鹹味；竊笑江之電每12分鐘響起一陣的咔噠聲響²，傻站路邊賞15分鐘老鷹因為老闆烤焦了鯛魚燒³；望著湘南海岸感嘆姐妹還是四個好⁴，摶著耳朵就怕山邊突然傳出魔性的山鳴⁵。

然而越深探，越不知所措。鎌倉所含括的文化量如此之大，我似乎只能像個收藏家捧著珍寶吹噓來歷、瞎談軼事。不，也許更像個掘墓人，挖出我也不甚了了的偉人的屍體，盜走不屬於我的無形的財產。為了懺悔，我要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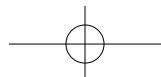
勇氣還沒洩光之前，寫下這篇不堪的文字。

還沒親身涉足鎌倉，我已經數次遊歷了鎌倉。

其中一種遊法是鍵盤旅遊。有了Google搜尋和Google地圖，我們已經可以深入賞玩世界上大多數地方了。Google地圖除了鳥瞰，還能見到街景，資料齊全的城市連車子到不了的景點內部都有街景服務。各國的部落客、攝影師也在網路上留下相當豐富的資源，雖然良莠不齊，仔細挖寶還是能找到不錯的東西。

另一種遊法是透過故事。鎌倉是日本第一個幕府政權——源氏幕府——的所在處，等於是十二世紀時的首都之一；開朝大將軍源賴朝和源義經兩兄弟的故事至今尚為人津津樂道。在鎌倉住過的作家、導演也相當多，隨之而生的作品自然少不了。透過這些藝術家的眼睛，小鎮鎌倉瀰漫著文藝的氣氛，彷彿每個街角都能引發思想，每戶人家都有來歷。

「鎌倉真美，」我幾度這麼想，忘記自己壓根還沒去過鎌倉。這也讓



聯想到一個頗知名的思想實驗，叫作「黑白瑪麗」（Mary's Room）⁶，內容是這樣：

瑪麗是一位天才科學家，可是因為某些原因，她被迫只能從一個黑白房間、用一台黑白螢幕來探索世界。瑪麗的專長是視神經心理學，經過苦修，她習得了視覺相關的所有物理知識，成為一代學霸。她熟知當人看天時，有哪些波長會刺激視網膜，並透過中樞神經系統形成感官經驗；也能夠鉅細靡遺地解釋什麼是番茄紅、天空藍，儘管自己並沒有親眼看過。

有一天，瑪麗的房門開了，她踏出房門，看到彩色的世界。問題是，瑪麗是否會因此學習到新的知識呢？

黑白瑪麗的用意是為了否定「一切都是物理」的物理主義。我們直覺上認為瑪麗顯然得到了新的視覺體驗。她之前儘管已經有了全部的物理知識，那知識卻不完全。因此，在物理知識之外，一定還有其他的什麼。